

樂

典

樂典卷第二十七

樂記三

樂禮第三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于成之舞非備樂也執享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

大聖乎

辯音編
亨音亨

此承上篇禮樂相資而言惟聖人在天子之位制作始爲大備也則夫諸侯以下有德無位不敢與

焉其意自見矣王者謂王天下之君如黃帝以土

德王帝堯以火德王是也

徐氏曰王干況切音功旺五帝三王皆可兼功

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業治主於教辯徧也

謂天功大

下一統治辨謂聲教四訖

樂云作者動用之義禮云制者裁斷

之義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也功之大

者兼備文武之樂干戚武舞耳不如韶樂之盡善

盡美舞以羽籥故曰非備樂治之徧者兼備古今

之禮熟烹牲體而薦今禮耳不如古者血腥之祭

爲得禮意故曰非達禮

舜以揖讓得天下比之武征伐得天下則功大矣

故樂以象功不徒盡美而又盡善也舜之樂夷率服比之武王時猶有頑民者不同則治徧矣故禮

以飾治既得其文而又得其意也書曰舞于羽于
兩階是韶舞已燕文武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
獻蠃一獻執至敬不製味而貴氣臭也有虞氏
血腥酬祭用氣則是執烹以薦郊廟亦始於周樂
興於五帝英韶不相汙禮成於三王制度不相襲
鄭氏玄曰不相汙襲言其有損益也樂人之所好
也害在淫侈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畧敦厚也與
和孔氏穎達曰汙因也五帝三王禮樂之情則同
明王以相汙是也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
而改故不相汙襲也樂好而不止放蕩奢佚物極
則反樂去憂求又煩手淫聲悖堙心耳則憂戚生
矣樂者豫也不以反爲文則其豫若禮勞而不堪
矣樂淫于家酣歌于室召殄亡之憂禮勞而不堪

既生懈倦以致粗畧而不能詳審則節文之儀必

有偏失而不舉者矣

禮者廢也不以進爲文則破廢若勞而不堪有司破倚致

倦畧

之失及夫厚重於樂知節而無至於憂必同愛焉

修備其禮參酌而不至於偏必合敬焉惟大聖之

人道全德備能如此也其五帝三王之不相沿襲

者乎夫禮以飾治樂以象功制作本於治定功成

所貴隨時變通者如此

禮樂憂偏之失情之流也後世之所同也數備之善

德之成也聖人之所獨也以承情官質制四者而言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

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於

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敦如字一音死非是

此申明天地肇乎禮樂禮樂合乎天地其實一也帝王制作所以不相沿襲者豈人爲哉體用之妙一出乎天地之自然而已矣高下以位言散殊則群物皆別質具則物各付物親上親下而不可以強同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序也而禮之制行於此矣流以氣言合同則百物皆化氣行則保合大和絪縕化醇而不容以獨異此造化示人以自然

之和也而樂之情於此興焉作起也長大也自起至大鼓出機以生物者天地之仁也歛收也藏伏也自收至伏鼓入機以成物者天地之義也樂主於和春夏之仁氣行而無乖則合同矣故曰仁近於樂禮主於序秋冬之義質具而有秩則散殊矣故曰義近於禮此言效法之所本也敦和者厚其氣之同也率循也神者陽之靈也和既敦則循其氣之伸而從天天以陽爲德者也別宜者辨其實之異也居歸也鬼者陰之靈也宜既別則歸其氣之屈而從地地以陰爲德者也夫天地之德仁義

近於禮樂上下但不相遠耳至於幽有鬼神固無
體之禮無聲之樂也不知者乃岐而二之至於窮
地天之通濶幽明之分以敬福益非所謂鬼神而
亦焉用其所謂禮樂者哉俗樂不用八音行禮不
敬矣絃黃巫覡乃
其近似以祈禱聖人因造化自然之和而作爲
之樂凡五聲六律之文皆效之設宮分羽大小相
成清角流徵終始相生非無商聲以爲義也別其
調而和官使之合同應天作長以生物焉因造化
自然之序而制爲之禮凡三百三千之儀皆法之
制度有等高下以分名物有數散殊不一非不敬

守以爲仁也知其義以裁斷使之辨異配地歛藏以成物焉於樂言應於禮言配中出外作之謂也由是言之則禮樂之精微寓於情文者既明且備矣官猶職主也裁成其道輔相其宜則天之生物陽不過亢地之成物陰不過肅各得其職矣此言成功之所合也始則有所本終則有所合明天地而禮樂興致中和而天地位豈有私意損益於其間哉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以註疏作已

此承制禮配地而言別宜雖屬歛藏之義然氣行

則無時而不合同坤道順承者天始之也

此即所謂

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劉氏曰中言天地之序恐皆重復當承上文說

形無聲故惟以形體之異言之尊卑謂天氣上升

地氣下降君臣謂朝廷名分卑高謂澤流而下山

峙而上貴賤謂天下名分動謂陽常作長而不見

其靜靜謂陰常歛藏而不見其動小大以事言猶

言小大由之也方猶道也類倫理也聚猶處也物

猶事也群等輩也分區別也物所受曰性天所賦

曰命不同尊卑厚薄之等也象光耀如日月星辰
形體貌如鳥獸草木此與易繫辭畧同而義則異
聖人制禮其所本者如此定君臣之禮者取於天
地尊卑之勢列貴賤之位者取於山澤卑高之勢
小事曲而殺者不可益大事推而進者不可損取
於陰陽動靜之常也天叙有典各有其道則各以
其倫理而處之如親親之仁禮行於家老老長長
恤孤各爲一類是也尊賢之義禮行於朝如前爵
祿之類夫婦之別禮行於閨
門如不親授受之類長幼之序禮行於
九族如叙昭穆之類朋友則執贄之類天秩有禮
各從其事則各以其等輩而別之如吉禮事邦國

之鬼神祀及四望祭及山川享及妣祖各爲一群

是也

凶體哀邦國之憂則有喪荒弔恤之分賓禮親邦國則有朝宗覲遇會同問視之分

禮同邦國則有大師大均大田大役大封之分嘉禮親萬民則有飲食昏冠賓射饗燕服膺賀慶之分

使賦受不同者不容混而一焉自孟秋天地始

肅以至閉塞成冬群物皆散殊而別仰觀於天效

其成象者彰之物采俯察於地法其成形者著之

器用

如袞服旂常黼日月星辰之象官室器具作斧藻鍾虬之形是也是則別宜

居鬼而從地必以天始矣故曰天地之別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

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

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齊音跡蕩大慍切
如字音昭非是

此承作樂應天而言敦和雖屬作長之仁然質具

則無時而不散殊乾道變化者地成之也

應氏曰此即所

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劉氏曰蓋樂有
申言天地之和恐亦重複當承上文爲常

聲無形故惟以聲氣之同言之齊讀爲臍臍升也

摩切迫也蕩猶播也鼓振發也霆疾雷也奮迅也

動謂陽動也煖暄也百化百物化生也地卑在下

順承乎天故先言之地氣從下而上升於天天氣

降下與地氣交合絪縕之謂也觀諸曆候天氣上

升地氣下降爲秋盡冬初則此爲春夏之時矣天

地之氣所以交通而成和者陰與陽也地氣上騰則陰摩陽矣故至陰肅肅出乎天天氣下降則陽摩陰矣故至陽赫赫發乎地地之發陽天實施之而物以資始天之出陰地實受之而物以資生一上一下切迫以交通然後一先一後播蕩而成和焉是固不可得而見聞也何以驗之蓋陰匝乎外陽在內而不得出則搏而爲雷其出地也殷殷然及疾而爲霆則震驚百里矣此入蟄者所以振發而出也陰凝乎內陽在外而不得入則散而爲風其入物也熙熙然及潤而爲雨則施及萬彙矣此

勾萌者所以奮迅而達也四時錯行天之運也隨
陽而動則易歛藏而爲作長無不發育者矣日月
初躔星之紀也得照而晷則次姬訾而底鶉火無
復嚴凝者矣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不曰變而
曰化物變已成也百化曰興者兼作長言也此亦
與易繫辭畧同而義則異前一論言尊卑以象乾
坤言卑高以象艮兌此
一節言雷風以象巽兌言日月以象
坎離八卦備矣此記者引易之意也聖人作樂其
所本者如此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三分損
益以上生下生取於上躋下降之氣也雲門統陽
紀以合陰咸池統陰紀以合陽取於相摩也九德

之歌九招之舞宮角先施如天之靈

則在瑟以詠夷

爲宮其羽黃鍾黃鍾爲角其角姑洗太簇爲徵其

徵南呂姑洗爲羽其羽大呂角應夷則其始奏黃

鍾歌大呂也六變冬日至之陽聲以降天神徵羽

九變姑洗中呂聲于黃鍾爲宮大呂爲角

後受如地之載聲鋪以間無射在下五鍾爲宮其

爲徵其徵應鍾南呂爲羽其羽應夷則其始奏太簇

始奏太簇歌應鍾也八變及口至之陰聲以出地

示九變樂肩夾鍾終于

太簇爲徵應鍾爲羽

和而疾鼓以雷建矣金聲尚羽王振尚角奮以風

雨矣角徵顯仁商羽嚴用動以四時矣變宮象朔

變徵象望煖以日月矣使煦嫗覆育者不容別而

異焉自孟春東風解凍以至溽暑盛夏百化皆合

同而興

曆候自東風解凍之後曰雷乃發聲曰始

者也

曰草木萌動曰五土氣盛天喬鬯而遂山川

土潤溽暑動煖備矣

丘陵墳衍原隰五入樂則地示皆出五物化神蓂

土之示莫不生化

羽毛鱗介保五入樂則天神皆降是則

乳熾而昌

者統百物之神

敦和率神而從天必以地成矣故曰天地之和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關所謂和氣致祥乖

氣致異也總結上文兩節之意化謂百物由乾道

變化也時謂四時十二月辨別也升成也樂以氣

化不和則害物禮以形教不別則亂人化不時則

不生反承上文樂者天地之和而言明樂之所以
和者在於興百化以時也化得其時則物生否則
不生此天之情也樂以應天者主於時而已矣男
女無辨則亂升反承上文禮者天地之別而言明
禮之所以別者以男女之有辨也男女有別則治
興否則亂成此地之情也禮以配地者主於辨而
已矣以時言之五聲比於八音者春角夏徵秋商
冬羽土王則宮也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者仲冬
之月律中黃鍾之類是也冬至以陽聲召陽氣
圜鍾爲宮則黃鍾爲羽音夏至以陰聲召陰氣

函鍾爲宮則太簇爲徵音季春之月大合樂黃鍾
爲宮則姑洗爲角音皆以四時爲主焉然秋冬非
生物之時也故用宮逐羽而清角生以應春作引
商刻羽而流徵生以應夏長至於季秋之月大饗
帝舞大武奏無射亦必歌圜鍾應鳴球夷則黃鍾
爲角以合咸池承雲九韶則春夏化生之氣常行
於秋冬之間若春令太簇不去商而爲徵則化不
時矣故曰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
榮夏官冬律雨雹必降冬官夏律雷必發聲故清
角起大呂以召徵流徵起圜鍾以和角鼓羽則角

應鼓宮則徵應而地宮之羽升於天天宮之羽降
於地猶摩蕩然九變則始終條理一黃鍾之宮而
已羽水也徵火也商金也角木也宮土也角羽並
起宮徵相證則水木火土相生而金爲別調以和
之六府三事皆在象中而樂變九成矣故樂者天
地之氣也反是則無以召和凡樂必用夾鍾爲宮
非此則化不時唐玄宗當正月以夾鍾宮製曲擊
鼓催花則柳杏皆已徵折又虞美人曲亦用夾鍾
宮有草應拍而舞俗
樂且然況大樂乎在人事亦必食之以時用之

以禮故曰用水火金木飲食以時順民之情也以
辨言之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女非有

行媒不相知名作樂亦然六律以呂爲同故施英

韶黃鍾之羽必以函鍾之徵爲同其餘亦皆有別

反是亦足以召亂周宣帝去黃鍾以林鍾爲調首其位唐玄宗亮裳羽衣曲用黃鍾合商呂子婦同宮貴妃召亂故曰律娶妻而呂

生子天地之情也前漢律歷志主此世以爲常語多忽之由是觀之

蓋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化不時

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女無辨則亂升以人

事明天地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非情而何若上又兩節所謂別與和

者乃其文爾山澤方物地之文也天地自然之禮

雷風日月天之文也

樂有情有文章章明矣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者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樂著直四切下二著皆志字

及者連上起下之辭總言乾坤爲禮樂之道而引易大意盡於此矣極至也蟠猶委也天地以位言行流行也陰陽以氣言通交通也鬼神以往來屈伸言高遠氣之覆也惟高故遠深厚形之載也惟深故厚上文災祥治亂之應不可爲僞者天地之

情也氣化既時形敎既辨則禮樂大備二者之用
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充塞周流於其間無所不之
是以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屆無深不入有
情則有文自然和序至於此也所以然者大易乾
坤之道爾樂著者樂之所主乾知太始是已禮居
者禮之所安坤作成物是已乾主生物之始而坤
作成之言樂必有禮也著昭著也乾道至健而昭
著不息者天之所以爲天坤道安貞而昭著不動
者地之所以爲地天惟著不息則氣之行乎陽神
之來而伸者不從地而從天鼓萬物之出機而顯

諸仁爲作爲長皆此一動也地惟著不動則氣之
行乎陰鬼之往而屈者不從天而從地鼓萬物之
入機而藏諸用爲歛爲藏皆此一靜也一動一靜
曰天地之間者何哉蓋天職氣履設位乎上地職
形載設位乎下而動靜循環其間固無端也天地
訢合著於春夏者動則始物矣然靜專極於冬日
至而後其動也直焉天地之間萬古此一動者無
聲之和也天地嚴凝著於秋冬者靜則成物矣然
動闢極於夏日至而後其靜也翕焉天地之間萬
古此一靜者無體之序也

劉氏曰自一陽生於子
至六陽極於巳而爲乾

此乾知太始也自一陰生於午至六陰極於亥而
爲坤此坤作成物也又乾坤交於否泰一歲則正
月泰二壯三夬四乾五姤六遇皆有乾以統陰是
乾主春夏也七月否八觀九剝十坤子復正臨皆
有坤以統陽是故聖人者察於地之靜以制禮無
體之序假有體者以昭之雖自外作而文固不息
也然莊敬恭順爲之制者則本諸天性凡其別群
物以安定其所成者一靜而已矣明於天之動以
作樂無聲之和托有聲者以昭之雖由中出而靜
固不動也然欣喜歡愛爲之官者則感於外物凡
其興百化以發達其所生者一動而已矣是其情
文之所本實則天地昭揭以示人而名之則曰禮

樂也周官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蓋禮樂之所從出者天地陰陽動靜相濟所以致中和也分而言之則樂靜禮動若禮樂合而用事則同有動靜氣化貴其和春先夏秋先冬亦未嘗不貴其別也形教貴其別君臣相悅夫婦好合亦未嘗不貴其和也大禮以祀大神祭大示饗大禘爲九獻必合於樂則翕然交暢而不至於過制大樂以降天神出地示享人鬼爲九成必合於禮則秩然品節

而不至於過作是則禮樂一天地而已矣庶尹允
諧况萬民乎鳳凰來儀况百獸乎然則男女有別
何與於斯曰大祭祀大饗有男尸無女尸王后饋
獻必使大宗伯攝后稷配天有尸先妣姜嫄之廟
孟仲子曰祿宮也亦不立尸所以坊亂也禮樂所
以大備者無往而非乾坤之道焉記者引易以示
人精微也夫豈聲容滋味之末而已哉

樂典卷第二十七

樂典卷第二十八

樂記四

樂施第四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
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
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
其謚知其行也

舞行戶剛切
下行去聲

此承上篇制作而言諸侯用樂必待天子之賞故
以樂施名焉舜曰作者非天子不敢作樂也五絃

謂無文武二絃惟宮商角徵羽也舜命禹聽樂出
納五言故絃止於五歌謂歌言志之詩而長言之
也南風長養之風服虔謂姑洗南呂以南是也夔
曰制者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而必爲之節
蓋賞諸侯以樂前此無有也此則因夔故以始制
言之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失記者之意矣南風長養
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舜爲天子而歌此爲樂則
諸侯君一國之民者亦當法舜之德體南風之象
以長養其民故夔因其歌而寫諸金石絲竹當時
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以樂賞之所以和同天人

而無間也謂之有德則無天子之位不敢操制作

之權亦可見矣

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

能使民和樂者賜叔以樂成王分康

叔以大呂唐叔以姑洗是其事也

樂所以象德亦

所以立教惟德盛人所從者衆不待刑以禁暴則

其教尊而人事脩人事脩則天時應故繼之以五

穀時熟德盛教尊則養其心者至矣五穀時熟則

養其形者至矣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世傳南

風之詩解民愠阜民財以見舜心切於爲民故也

景風從乎姑洗溫厚之氣盛於東南而終於南呂

春作夏長至於秋成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

天和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厲之動不在乎體姑
洗爲角安其位而不亂以憂則解吾民之愠矣南
呂爲羽安其位而不亂以危則阜吾民之財矣此
謂治安之風蓋水土既平脩六府和三事之時也
諸侯有德教養民者象焉賞樂以命德寧不有所
勸哉故命夔典樂球瑟以詠笙鏞以間皆協琴律
奏中聲以爲節用宮逐羽而清角生焉引商刻羽
而流徵生焉聲應相變水土演而民用也朱子曰五行之
數水一木三土五皆天數木爲發生之止水爲貞
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乾道之終始貞元而
已矣宮調之終始角而已矣商自爲宮接角以
徵亦復如之故黃鍾之角姑洗羽南呂聲應于大

呂爲清角太簇之角蕤賓羽應鍾聲應于圓鍾爲
流徵下管之應鳴球夷則故圓鍾之角西鍾羽黃
鍾聲應于姑洗夷則之角黃鍾羽中呂聲應于南
呂自餘還相宮羽生角而夾中聲焉隨鍾而起依
聲而止大司樂九變備矣朱子琴律說七絃止用
五聲今參考樂書黃鍾之琴三尺九寸自龍轅至
七徽一尺八寸爲濁鍾七徽至四徽九寸爲中鍾
七徽至臨岳四寸五分爲清鍾角羽並起官徵相
應皆左手揮角羽變爲宮徵而右手取聲應則在
七徽之前如此則不用文武二絃而以太簇之琴
三尺六寸和之則清舞行侑也綴舞位相連皆距
角流徵迭相爲經矣舞行侑也綴舞位相連皆距
四步亦謂之鄼鄼者聚也勤於治民則德盛而樂
隆故舞列遠而長怠於治民則德薄而樂殺故舞
列近而短註疏曰民勞則德薄鄼相去遠舞人少
說非是勞逸八人爲列羽籥與鍾石相應舞師十
當自治者言

六人散

之舞羽吹箏國子合飾應金石之樂十六碩人之詩執籥秉翟所以敬也自天子達於

士降殺以兩而軒懸判懸特縣因之品節器數以

爲之節所謂制也

服虔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不易之論也杜預謂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聞其謚知其行

列述成二人至士四人而止恐非聞其謚知其行

者比擬其舞也聞謚善否知其行之美惡與觀舞

之遠近則知其德之厚薄一而已矣歌者在上方

德也舞者在下方功也樂之盡美盡善者莫如韶

故獨舉其歌舞言之然則賞諸侯者其韶乎後世

因之孔子閒韶於齊季札觀韶於魯蓋以此也周

衰禮樂不自天子出故諸侯用官懸擊玉磬舞朱

千大夫歌。雍徹舞八佾。奏肆夏而名分蕩然矣。此樂施所以言始制而思治世與。

大章章之也。屬厥祀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此承歌舞而言。六樂與大司樂同章明也。大章即黃帝雲門大皞也。因拜德章明於天下而更名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即大咸亦黃帝樂也。備者言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周備是爲備具矣。韶繼也。者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夏大也。禹樂名夏者言能光大舜樂之德也。殷周之樂謂湯之大濩武

王之大武也盡矣言於人事盡極矣陳氏陽曰五
帝之樂莫著於黃帝作雲咸以施英韶至堯舜脩
而用之大章本雲門大卷者雲門樂之體也易卷
爲章樂之用也堯之係德望之如日就之如雲雲
之爲物出則散而戢章仁所以顯其仁如天象之
入則聚而爲卷智所以藏其知如神象之故大章
本大卷堯之天道格于上者也咸池本大成堯之
地道格于下者也韶則舜繼堯之樂也楚辭淮南
皆曰有虞氏之樂咸池承雲九韶此所謂繼者與
繼其天道如天之無不覆焉繼其地道如地之無

不持戟雖其德茂以加於此矣羽籥合于戚謂
之萬舞禹始舞干羽象萬人治水地平天成萬世
永賴敷文命而不專武衛班師振旅七旬苗格敷
文德而不尚武功亦紹堯舜而已春秋傳曰見舞
韶箴者是大箴合九韶也燕則角羽合仲尼燕居
奏姑洗中聲曰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是大武合大夏也無射角
羽合奏人事之大者不過揖遜放伐而已文德武功
至是無復有遺者矣此所謂盡者與樂本一氣而
分文武三體征誅王天下者干戈先六變而天事
武羽籥後八變而地事文萬舞九變而人事成矣

夫是之謂三類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敎者民之
寒暑也敎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
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行去聲

六樂效法之所本者天地也道者一陰一陽之謂
寒暑者一歲之分往來應期之謂時風雨者一旦
之變多少得所之謂節寒者冬之氣暑者夏之氣
故言時風雨則散潤於四時之間而已故言節氣
所傷爲疾食不足爲饑氣由寒暑而運故不時則

疾食由風雨而成故不節則饑節則五穀時熟矣
教者大司樂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使有
道德者教之也教爲民之寒暑欲其得時故也事
著大司樂所掌凡樂事如正舞位授舞器宿縣展
聲舞羽吹籥之事也事爲民之風雨欲其適節故
也教重而事輕故以寒暑喻教而以風雨喻事也
且教以經世苟或不時何異寒暑之成疾乎故曰
傷世如冬日至奏雲門發陰以召陽復漢志曰天
子陳八音
曉樂均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
景長經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日至奏咸池出
陽以興陰后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
經夾賓通土灰重而衡低然後春

合舞以養老秋合聲以饗帝而音聲感石氣化必
時矣教非其時則春宮秋律百卉必彫夏宮冬律
雨雹必降傷世之驗也事以就功苟或不節何異
風雨之致饑乎故曰無功如堯授舜舜授禹功成
於揖遜舞以羽籥九功惟叙九叙惟歌示事以文
也湯放桀武王伐紂舞以干戈功成於征誅伐夏
救民勝殷遏劉示事以武也然會舞協歌五節一
變金以聲之應角而尚羽即風以散之玉以振之
應羽而尚角即雨以潤之文以九變武以六變功
各成矣事不適節則文舞聲容不成揖遜武舞聲

容不成征伐無功之驗也分於一歲者可以見樂之序而爲教之大變於一旦者可以見樂之節而爲事之詳寒暑不時風雨不節天地之禮樂失矣教不時事不節人之禮樂失矣教時事節氣化之中形教存焉人之所以合天地也然則先王之制禮樂事皆有教是法天地之道以爲治於天下也施於政治而無不善則民之行象君之德矣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而其則之之善必於庶民徵之法者成均之法也以法治者以樂之法爲治也寒暑風雨天地運之以成歲功聖人則之以行

民治觀成功之成不能無寒暑風雨則知民亦不能無樂成均之法雲咸九韶皆曰凡樂者樂之所必有也季札觀樂有韶濩夏武而無雲咸者雲咸合天地陰陽之聲即九韶也然濩者聖人之弘也而有慙德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則作樂之善正指上文大章韶夏爾施教行事既時且節則清角流徵與造化相爲流通者皆生氣之和也以此善治天覆地載而民之行倣焉直而溫剛而無靈者象乾之健陽不過亢也寬而栗簡而無傲者象坤之順陰不過肅也其所謂編爲爾德者與前篇曰化

不時則不生曰奮之以風雨天地之樂也後篇曰
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樂之天地也合而觀之
則道不離器亦可見矣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
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
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
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
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
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

焉

秦音惠緩知劣切樂之音洛下求樂所樂皆同分去聲

樂事由氣化而寓形教則禮樂本非二用也故明

以禮事豢養也

豕曰豢以穀食犬豕曰豢

爲作也言豢豕作酒本

以饗神及賓非作民禍也而飲之致罪則生於流

而不節爾壹獻士饗禮也百拜喻多綴讀爲輟止

也備猶防也一獻之牲豕也則有食矣

燕禮無筭其牲狗

也與饗不同

既防酒禍爵盈不敢盡飲以訓恭儉惟合

賓主之歡而已樂使民法象其德禮使民輟其淫

邪承合歡併言其義也

曲禮曰士無故不去琴瑟士饗禮必有樂與五絃之

琴相應

事之小者猶必有節大饗九獻可知矣大福

吉慶之事也以大福對大事而言則大事爲禍矣
喪札禍哉國敗寇亂皆爲凶禮去樂弛縣至於大
喪泣廢樂器而盡哀者以大事也福者備也嘉禮
不但飲食昏冠賓射饗燕至於大祭祀大饗大獻
尤福之大者以服膺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
福祿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則
百順備而樂以天下矣哀樂皆以禮終者發皆中
節禮居成物也小大由之故兩言先王樂韶樂也
聖人之所樂者謂大福蓋歌者在舞者在下協
五絃譜八音成文不亂合爲九成以祀以祭以饗

受嘏之時也氣化之和而有形教之節即上文以禮樂之者也所以樂者以其可以善民心故耳所

以能善民心以其感人深而移風易俗故耳

善民心如

樂德中和祗庸孝友感人深如安墳客說遠人之類君上所化為風民下所

習為俗遷此之彼為移更有為無曰易著立也自

夔典樂至周立大司樂以下是也因事謹教則寒

暑風雨不在天地而在吾民矣施自諸侯達于天

下廣樂以成其教者如此

應氏本漢志俗下增易字音以鼓切

樂典卷第二十八

樂典卷第二十九

樂記五

樂言第五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此中論首言所由生之義而承爲民立教之意故
舉自民言有血氣則有心知故連言之性氣質之
性也哀樂喜怒情也所發無常性之欲也應以心
言起以知言即所謂物至知知術所由也形見也
心應乎外感知起於物來血氣隨心知而動則心

之所由哀樂喜怒哀皆見於聲而爲詩矣聲比爲音

音比爲樂如根之有莖莖之有英故采詩可以觀

民風審樂可以知國政以其皆根於心故也宋志曰鄭

相出郊祥聲知政延陵入聘觀樂知風是則音不妄落曲宜徒泰然也

琴自應斯乃天地之氣和升降之明律呂詩書曰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性本有恒而成

於氣質則所感不恒故又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

在乎教之而已矣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道心也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

哀樂喜怒哀之常人心也

先哀樂而後喜怒哀者樂之所始禮之所終禮弓曰人

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嘯嘯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蓋禮所先也此承上哀樂聖人之性根於道心故情之分皆以禮終而官聖人之性根於道心故情之所發各得其常哀不以喪所欲而以禮終則哀而不傷樂不以得所欲而以禮終則樂而不淫喜以物之當喜怒以物之當怒豈與凡民同哉此所以能脩道立教也首篇曰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兼敬愛言而此篇畧之者蓋敬則血氣俱定愛則血氣俱安發於道心之知覺而民無恒心中由之者鮮故畧之也禮樂教行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審聲以知音故後復兼言則以其皆心術所形

故也蓋采詩而納之於上者聲也比音而出之於下者樂也樂之所始固起於民心之感物而其成也則又可以感乎民心故曰先王慎所以感之者良以是夫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

志疑當作急漢志作纖微細也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雜比爲音則有清無濁有小無大其調極舛繁碎益至於急其細已甚轉換益入於微清商之音靡靡之樂也此音作則其民心之哀思憂愁可知矣殷紂好北鄙之聲命師延制之取律於無

射夾鍾以北不復流行於南清商爲宮復取清商

其律極短其絃益小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至

衛靈公時猶聞此聲於濮上則哀淫之感民心也

遠矣哉

史記言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爲平公奏之師

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挾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劉熙釋名曰笙篪師

延所作益空國之侯所有也後出桑間濮上鄭集分其地而有之因命淫樂爲鄭南焉笙篪似瑟而

小音逐手起曲隨絃成聲極清而悲哀漢靈帝素好此樂陳後主王樹後庭花亦效其聲俱至亂亡

啞音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諧和慢緩易平也

慢易之慢非放慢之慢與此於慢矣不同特言其過於緩爾故

以易濟之繁多簡略也節謂五聲之節康安也其則不過矣

樂心感者其聲嗶以緩雜比爲音則倡和清濁迭
相爲經嗶則不微矣而少或微以濟其太廣則聲
應相保以至於和慢則不急矣而少或急以濟其
太緩則細大不踰以至於平文理本多節奏則略
長養之音治安之風也此音作則其民心之平康
和樂可知矣舜歌南風命夔制球瑟笙鏞以和之
擊石拊石以平之節以五絃成文不亂清角流徵
簡以御繁此韶樂也春秋之時季札觀之稱其盛
德孔子聞之不知肉味奏者非夔也而感人康樂
則聲均有也此所以爲盡美盡善者與

朱子曰韶
武皆不可

考但書稱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至勤之以九歌此
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
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
者自南而北伐紂也氣象便不知韶樂只是和而
已愚按周禮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服虔曰姑洗
南呂以南爲南風所謂南者自此而南黃鍾爲官
角羽並起即姑洗南呂以南
也則其繁文簡錄亦可考矣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賁扶粉切

猛威盛貌奮振迅貌起初末終也猛起奮末者金
聲猛盛於初起而石音奮振於終末也廣大也賁
讀爲憤言中間絲竹匏土革木之音皆怒也容亦
如之武猛發起奮動手足樂聲廣大憤氣充滿其
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而雜比者如此駟伐盛威

之樂也此音作則知民心感之而剛毅矣大武之音長夷則之上宮以畢陳名之曰羽以黃鍾之下宮布戎名之曰厲奏姑洗中聲則韶濩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名之曰宣以無射之上宮布憲名之曰蕤亂奏蕤賓中聲則大夏也聲容損益于湯有光而秋宮春律則與紂之北鄙異矣是謂武宿夜時則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之及紂滅返國習焉故其俗喜歌舞流爲巴渝至漢高帝數觀其舞樂其猛銳曰武王伐紂歌也相去將千載而五刃三革應桴蹈節怒氣尚存民之感者遠矣

漢高帝自巴蜀將定

三秦關中范因率賓人從帝爲前鋒勇而善闘及
定秦中封因爲關中侯帝數觀其舞秦之則賓旅
玩之則渝舞也大武之變猶存使舞人
習之以地出巴渝水故名曰巴渝舞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勁堅強也正謂不偏倚莊誠謂端莊純一其敬心
感者其聲直以廉而雜比之如此勁正則異於猛
起莊誠則不至奮末清角之音雲門之樂也此音
作則知其民心之肅敬矣蓋宮以召商角以發徵
故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好禮流徵和之
陽不過亢則鬼神合而天地交矣師曠爲晉平公
援琴獨鼓之三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

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
於廊屋之間大旱赤地三年亢陽故也原其始則
黃帝作之大容舞之以道其和風伯進掃雨師灑
道虎狼在後蟲蛇伏地其敬心之感乎唐章懷太子賢作寶
慶曲閣於太清觀李嗣真謂道人劉瓘轡轡曰宮
不召商君臣非也角與徵與父子疑也死聲多且
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使而太子賢蓋清
角必和以流微則其音相生而不窮否則召慶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肉而收切
寬含弘也裕優游也肉好猶璧有肉好然考工記

註云好璧孔也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瑗肉好均
曰環觀此則肉乃璧之肉地也肉好喻樂音之圓

望通滑王肅以爲光大充美是也其愛感者其聲
和以柔而雜比之如此則坤順乾而均成柔和剛
而時動流徵之音咸池之樂也此音作則知其民
心之慈愛矣蓋流徵者徵流於商商羽以別調承
雲門也清角倡之陰不過肅黃帝奏諸洞庭之野
陰陽調和流充其聲王肅以爲包容浸潤行化皆
然坤順承天之謂也其音如母之慈其子子之愛
其親民之感者寧無象諸乃若激流徵而爲清徵
師曠嘗爲晉平公鼓之矣援琴一奏玄鶴二八集
于門再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南方徵音羽物之

應也非諧婉召和曷以致此

武后時裴知古善樂律神龍元年正月

太廟樂作知古奏謂萬年令元行冲曰商羽流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其在唐室乎孫平是月中宗

位後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辟與僻同狄他歷切

流辟邪散即喜心感者其聲發散流入邪僻也發

散而無節則不莊正矣

成池流行散然不主常聲然承雲門清角則其氣平

以直其聲防正狄與迭同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成

言其一終甚長淫佚之意也其音逆而亂則不順

成矣滌洗也濫泛也言其音之曲折往來疾速如

以水洗物而泛濫浮蕩無分際則不和動矣雜比

之者如此鄭衛之音世俗之樂也此音作則其
之淫亂可知矣首篇以喜怒哀爲序至此以喜次愛
者欣喜懽愛樂之官也喜而有節則爲道心是亦
愛而已不節則欲心蕩而音流於遠自然之理也
蓋樂均不遠則節奏不至滌濫故宮羽間有變宮
爲商之羽角徵間有變徵爲商之角則宮倡既遂
羽生清角而商和復刺羽生流徵優柔平中自然
順成和動所謂雅樂也鄭衛所以亂雅樂者非無
宮羽也不以角平非無商羽也不以徵應其成既
遠而中間節奏又復滌濫其去靡靡慢聲一間爾

喜而不節之以禮民心感之此其所以淫亂也與

燕樂十六調後又增十二調皆有宮羽商及變宮因謂七音之中三音非應而不知移宮換羽相應則爲角徵分散則二調亡矣故清商散樂三調所奏者用漢古辭及魏三祖所作清調主商平調主角瑟調主宮各爲套數而散羽不用皆以清商爲主又有楚調側調並笙箏所彈也於是鄭衛桑濮淫而不可陳氏暘曰民心無常之效六者盡之矣復辨矣

思憂亡國之音也康樂治世之音也淫亂亂世之音也治世之音居亂亡之中者以謂世治而不知

戒不亡則亂矣此記者之微意也

愚按剛毅次康樂者武次文也

肅敬慈愛又次之者凡樂必有禮合敬同愛乃文武二舞之所由成此所以統諸治世之音與六者正義皆錄君德及樂音頒於民言其意已盡則一句四字難盡者則兩句八字或六字以表樂相生

怒敬相因愛喜

相同爲序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
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
柔氣不慤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
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
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
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悉井切稱去聲比
毗至切見音現

此承上文聲音應感之偏而言興樂教民惟一於
中和而已本者審聲之所由出也情謂哀樂喜怒

性謂血氣心知去其偏以定中和故曰本之情性
稽者審音之所由諧也度謂長短廣狹數謂多寡
損益律以九分爲寸上下相生必歸諸十分爲寸

則度與數合而制器不差故曰稽之度數

黃鍾律九寸時

爲三分損益立此法耳十倍當言九尺史記樂書曰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益宮數本八十一必歸

之正度十分爲寸乃與數合三寸九分亦然

與制者審樂之所由分也禮

義謂尊卑隆殺清濁高下各有其義如尊者必隆而清以高陽統陰以祀天卑者必殺而濁以下陰承陽以祭地三才合一以饗人鬼而又分之以徧群神則動與禮俱而得宜矣故曰制之禮義周官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以六德爲之本
六律爲之音而典同辨其聲以爲樂器小師掌六
樂聲音之節與其和而典同和樂亦稽其度數經
禮如祭祀饗食九變歌奏之序曲禮如出入行趨
九夏鍾鼓之節凡樂之文即禮之義也合敬同愛
則中和矣故又以哀樂喜怒正於敬愛者言之合
樂合之也生氣謂造化發育本自和也運行或乖
調之以樂乃所合陰陽之聲也道樂導之也五常
謂仁義禮知信之德本善行也感通或偏導之以
樂乃所辨聲音之節也姑洗南呂以南作長之氣

嗶緩矣得諧易則不歸於北無射夾鍾以北欽哉
之氣急微矣得嗶緩則常流於南氣隨聲而成象
使其陽之動不散於直遂陰之靜不密於翕聚所
以和天地之氣也知仁交際而清角以莊正制猛
奮則武爲盛威禮義交際而流徵以順動消遂成
則文爲拙遜性隨氣而成管使其剛氣不粗厲而
怒柔氣不流辟而懾所以平天下之情也其樂由
天也故以陰陽言喜怒哀由天地之陰陽不乖人心
順逆者人也故以剛柔言之剛柔不偏四者各得其中而和暢焉則絪縕於
天地之中者交於人心流動於人心之中者交於

天地元聲合元氣中聲合中氣發形於外而始終
條理自不可已於是官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
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此謂樂由中出故靜此謂
治世之音安以樂徒知同愛而不合敬則五者亂
動曷克臻此蓋其始也聖人正民心而作樂情性
以度數而播於器度數以禮義而通於道其既也
用樂以致和平及天氣人情感而大和焉則樂與
禮合無愆謫之音矣是其備本末以合天人者無
非中和然後推樂之教以化民成俗也立之學若
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是也立之等

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是也廣者增益而習之也樂之止有節其作有奏作以祝而特鑄聲之是謂起調一均既成則特磬振之而止以敬是謂畢曲一律爲六十音六律則三百六十先爲繁文而後可以簡節故寧增無損也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一均之中分小節奏審察其音曲之辭每歌一句聲以編鍾振以編磬使五聲相和宮商相應若五色合兩者以成文采如黃鍾之羽比於角則函鍾之徵流於商乃小師所節與其和也繩約也厚如書惟民生厚之厚天地之大德春夏爲

生木德莫厚於角之角聞其音者以仁存心而義
不勝仁火德莫厚於徵之徵聞其音者以禮存心
而知不敗禮豐登歌國鍾夷則一鍾一磬雲韶清角
角之角其羽中呂應大呂九變終清角太簇爲徵
之徵其羽應鍾濁圓鍾九變終流徵木盛則金衰
故義不勝仁火盛則水竭故知不敗禮此大德敦
化也徵招角招各有五常之行則小德川流也

反躬以檢約其固有之善則能使人復性之靜而
不逐物之動德日成焉又何窮人欲滅天理之有
自博而約驗諸內者不薄則合生氣之和暢交於
中者民皆由之矣律以法度整齊之也比以次序
聯合之也宮音至大羽音至小律之使各得其稱

始於黃鍾之初九終於仲呂之上六比之使各得其序以此法象而寓其事之所行如宮亂則荒必去其亂者使宮安君位行君事而後已焉商角徵羽皆如之故曰以象事行自微之顯驗諸外者不亂則道五常之行發作於外者民皆由之矣繩德厚以爲性象事行以爲行情性之中和一天地也聲音之中和一情性也文足論而音有倫故一遠一近而親疎之理存焉一上一下而貴賤之理存焉一先一後而長幼之理存焉一內一外而男女之理存焉能使是理形見於樂則人倫得失皆可

反以忘其本廣者 而緩也狹者小而急也宮聲
廣矣不比角徵之清音則節奏疏緩固足以有容
然所容者蕤聲迭成而已羽聲狹矣不比宮商之
濁音則節奏急微固足以有思然所思者情欲哀
怨而已故宮羽主角徃而必返商羽主徵離而必
合陰陽相求同異相濟而非亂世之所能興也感
讀爲臧或作臧條達也暢舒也賤謂棄也民心應感
必至容蕤亂正導欲增悲臧傷天地條暢之氣敗
滅人心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而不用若師曠
聞桑間濮上之音撫而止之是也臧條暢之氣則

春宮秋律也此三句以喻世道衰亂上下無常故
禮慝男女無辨故樂淫然制樂不以禮義人倫之
理皆失而無復敬愛亦可見矣衰而不莊謂衰心
感者其聲唯以殺不比以勁正莊誠之音而以急
微也樂而不安謂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不比之
以順成和動之音而以滌濫也羽比於角宮必召
商則莊而不衰矣徵流於商商必應宮則安而能
樂矣惟其用宮逐羽小大相成雖曰慢易而無角
聲以平之則不能簡箴反以犯其箴引商刺羽終
始相生雖若窮本而無徵聲以制之則徒爲流湏

於樂而見之是樂之所觀其義深奧矣此古有是
言記者引以爲證樂言名篇其以此與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
遂世亂則禮廢而樂淫是故其裨衰而不莊樂而不
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蕪狹則思欲感
條暢之氣臧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此與上文相反土敝也力竭也故草木不長猶宮
亂則荒也水煩謂澤梁之入無時水煩擾而魚鼈
不得自如故不大猶羽亂則危也遂猶成也物類
之生必資陰陽之氣氣衰耗故生物不得成遂猶

非合生氣之和矣。滅平和之德則非道五常之行矣。夫樂者天地之氣也。感召在聲人者天地之心也。貫通在氣。關雎之亂。樂之末章也。其聲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清廟之瑟。大饗之禮。則莊敬而有節。知反而報本。君子聽之心平德和。其所感通者順矣。衛音趨數過哀。鄭音好濫過淫。既忘平和王氣。不入世安得而不亂哉。晉平公好清商聲。悲以哀爲樂。傳曰哀樂樂哀皆喪心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氣之順逆係乎此。故次之以樂象焉。